

西園聞見錄

第八冊

海國圖志卷八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日錄 內編

剛方前

前言

方孝孺

况鍾

余子俊

敖英

何孟春

王瓊

朱以功 二則

李元薦

唐荆川

劉仕義

文徵明

海瑞

涇陽 三則

王弘誨

王錫爵

馮琦

于慎行

孫鑛

管志道

往行前

錢唐

道同

盧熙

彭通

陳寧

歐陽銘

徐安

凌漢

敖得真

練子寧

周新

姚鎮

王賢

陳諤

古朴

鄭汝敬

林碩

高穀

虞信

宣嗣宗

年富

羅簡

范霖

劉實

李雋

况鍾

黃昱

王竑

馮昱

王恕

二期

侯璉

王直

廖莊

吳訥

魏驥

薛瑄

林聰

練綱

詹英

張翰

周鑒

黃紱

毛吉

姚夔

郭登

楊翥

金美

耿九疇

廖莊

李應楨

李裕

張岐

劉鉉

唐珣

高明

鍾同

楊瑄

彭韶

馬忠

陳選

程信

岳季方

丁璐

陳音

黃皞

陸容

侶鍾

韓好問

薛端

孫需

尹直

項忠

洪遠

官濂

沈林

劉忠

陳雍

王雲鳳

高瑤

周經

羅倫

夏鏃

楊繼宗

謝綬

劉鐸

楊瑛

傅珪

沈炤

韓紹宗

許進

張壽

張海

鄒智

胡琮

朱希周

叢蘭

彭澤

方良永

周期雍

王南墩

陳讓

何文鼎

胡世寧

屈泰

李夢陽

盛應期

周璽

顧璘

曹琚

余祐

王軌

何塘

李時

董建中

陸深

張翰

王竑

章懋

李默

宋璪

閻閔

何塘

方銳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

內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剛方前

前言

方孝儒曰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而世之亂也恆以用才聘智者釣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于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儒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萬世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恆倚以爲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以區區才智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尙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一日不可無氣節之臣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

宣德七年蘇州知府况鍾言憲綱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姦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迎詔勅請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關茸貪暴畏其糾劾詔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余肅敏公子俊曰人固貴剛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爲名言

敖公英曰論說和平不枉天下之公是公非斯則古之直道而君子尙焉乃若大厲聲色靡恤顧忌徒取怨怒無益事功直固有時乎不必然哉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以揄揚之其可乎公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時縣令丞皆刻簿獨長者一日宴集酒半簿亡酒予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謝曰我何嘗敢薄德耶丞亦慨然不悅予皇恐無辭以對後又聞寮友某守處州日有當路者檄其佐非法殺人佐不可當路者怒叱之守因言佐平日可嘉當路者怫然曰我獨

蔽賢者耶乃并劾之夫善善從長乃自古記之矣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不悅於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救東坡者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以止之予于是益嘆古人之慮真有見哉

何孟春曰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韓魏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廣自處弊可知也春惟後魏崔光寬和慈善不忤于物進退浮沉自得而已嘗慕胡廣黃瓊爲人故爲氣概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崇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嗚呼以胡廣之爲人而世猶有如崔光慕之取譏於世固宜後之君子將不以魏公言而自師法耶

王公瓊曰閉關三疏者正德丁丑秋七月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而監察御史張君欽閉關不納疏凡三上也上疏非難而閉關爲難閉關非難而回鑾爲難蓋御史巡關而敢扃門以拒入主之出人主臨關而能從諫以回旣出之鑾事盛且美不可不記也其第一疏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臣風聞陛下欲過居庸關遊幸宣大等處今甘肅有土魯番之患江右迫奄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京畿之大夏麥少收秋潦爲沴陛下不是之憂而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臣竊爲陛下危之其第二疏曰上自卿輔之臣下至耳目之官皆不避誅死苦諫陛下不可出關未蒙俞旨臣愚以爲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煩勞一不可也遠涉險阻兩宮掛慮二不可也北虜強梁輕身挺出往與之角三不可也夫凡事慎于初則易悔于終則難我英宗決于過關而竟以北狩者以不聽人言者也後雖痛悔無及於事臣職在言路奉勅巡關分當效死卽加斧鉞之誅亦不能避其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人報駕已到

昌平府卽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所繫非小或欲親征北虜必先有詔
下廷臣會議某日出師明詔中外羣臣扈從而後行今傳言聖駕過關
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是日會分守居庸關指揮孫
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嵩欲赴昌平侯駕欽止之曰今日之事有
死而已可擅離所守乎俄有千戶閻岳等至南口傳聖旨宣內外分守
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書併監察史印至門守之收其局
鑰手自持而誓曰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閻岳不得入回報武宗卽回
鑾不出遠近聞之以爲張御史能直言誓死閉關不放乘輿出塞其忠
節凜凜使人主慄氣視古之忠臣引裾閉門者何愧而我武宗受言納
忠不以中道反復爲難而卽日回鑾非盛美事哉欽心懷義不以利害
動其心其後攻擊權臣外補邊郡亦無怨悔古有骨鯁之臣張君其人
歟

朱以功曰熙寧之禍亦吾黨有以激之此是萬世龜鑑凡事須識其機
而徐徐委曲轉移之乃善

朱以功曰觀之制器者欲員其象必先矩而方之而後規之乃知立身行己必當以方爲主

李元薦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知此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

唐公荆川與楊椒山先生書云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韋渙浥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媿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自丹陽奉晤今人嘆羨不已然竊有少致愛助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留意則不朽之業終當在執事矣且夫直前大銳近於用壯取必大過近於浚恆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僨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僕少頗負意氣屏廢以來槁形灰心之餘化爲繞指柔矣然以敬慕執事之至也故不敢不盡其愚荆川此書直欲椒山百尺竿上進步究竟後來地位終輪椒山一着乃知精微之學問不如

專詣之氣節也王龍溪謂陸平翁云他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公須以貪嗔癡救戒定慧此語何等尖新然龍溪之拖泥帶水視平翁九十而清名皦然竟何如耶

劉仕義曰南海龐弼唐先生嵩曰有志之士須常佩服不忘溝壑四字方能策勵做好人然今時之弊惡人直守又須充養完粹如玉溫潤而栗不爲角立不求近名若稍抑人揚己非惟節不可終亦將其身不保若戾忿暴疾爭恨小故以身殉之者是謂客氣絕類離羣主角太露是謂英氣視理曲直以爲勇怯殺身成仁是死且不避是謂義氣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相連逆是謂和氣仕止久速辭受取與無適無莫惟其時是謂太和之元氣乾之用九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用六曰利貞達斯義者守其庶矣

文徵明曰雋不疑有言太剛則折而蘇氏非之以爲此鄙夫患失之言也夫剛亦貴有以養之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惟無慾乃能有養耳夫剛方嫉惡必不能脂韋取容萬一爲小人所構將舉平生而失之于是

乎剛則折矣故以蕭太傅顏平原之賢又皆爲君上所知而卒皆不免
議者猶以其老不知去有以致之然則胡豈獨能剛哉其所以養之者
深矣

或問君子惡訕上禮不非大夫孔子何以言衛靈之無道孟子何以言
梁惠之不仁海忠介曰所謂訕者非也無實而虛加之將使潔士蒙穢
聲端人被邪議此其可惡也若夫事跡顯著聞見真確衆共稱之者吾
亦稱之可以昭公道可以垂世戒安得博長厚之名而過爲之諱哉

涇陽先生曰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個仁字孟
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個志字孟子復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
字其功甚多愚謂孟子拈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又曰均之爲君子也而以廉潔見者其取忤猶少以正直見者其取忤
常多何也廉潔惟務守己之是正直兼欲匡人之非也均之爲正直也
而之以取人主之忤者其獲罪猶自可解以之取權貴之忤者其獲罪
常至不測何也人主惟惡人之拂己權貴兼慮人之傾己也

王弘誨曰今天下冠帶之倫其以賢豪自命者非少矣然往往趣舍異路而言行相詭或借爲中行之說陽押而陰爲闢而不自知其竄入于鄉愿之中或見謂功業有道途可指取有名節可戾契凌厲恣睢而苟爲高而罔致嚴于簠簋之飾其平居之所慕說蓋稜稜若異代人不可及乃其行事之概未及蓋棺而論定矣名不虛立士不虛傳壯夫義士非其仁心爲質蟬脫塵壒不畏義死毋慕倖生則胡以毅然稱大丈夫哉

王文肅公與丘月林尚書書曰不佞出山之初門屏私謁耳絕流言亦頗望以不肖之身稍見趣舍使士大夫知水靜無波人靜無事相與爲和衷核實之治間者殊不意紛紛至此來教謂書忍吃醋確是正論顧以施之一詫面及家庭諍語可矣若批糠障天蠅螬蔽日兒童走卒皆已知此是彼非而大臣尙欲容容以養量唯唯以惜體異日者將使四方墨吏盡走於有力之門而事權盡歸于中禁門下回顧掣肘方思鄙夫之言一葦障江一髮引鉤誠自知其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

之道也

馮琦曰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輕其臣夫用不用世所時有也卽身不用朝列未嘗缺員一輕卽儕輩盡見輕矣故爲大臣者寧使人主不用無寧使人主不重也武帝時大臣更進用事一切輸合取寵至使人主不冠亦見踞廁亦見反以爲人主親己益務容容以自媚不知人主已窺其底裏以爲若輩嗜祿如含蔗耳可榮可辱可生可殺可使大臣爲鬼薪城旦亦可使方術技藝蹶張斲養夷於大臣此皆始于人主輕大臣而大臣自爲輕也大臣誠自重無論用也卽不用亦且見重自輕無論不用也卽用亦且見輕主上神聖執大象鏡流品如別蒼素海忠介瑞起田間長留臺也上知其直也嚴司寇清以病免而數念之上知其廉也陳太宰有年屢忤旨屢乞身優詔留之至再四沒而予美諡上知其介而有執也魏允貞懋忠論奏累百牘直聲振中外而終不以爲罪上知其清忠不愛爵祿也然則大臣所以自爲重輕與人主之所爲重輕之者亦曉然可睹已

于慎行曰郭贊拜參政奏對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
愚直何益于事贊曰猶勝奸邪此問此對皆非也孔子之論時賢曰其
愚不可及也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非所謂愚直者耶天下惟
智巧之士出而售其術則國家多事而下不蒙福未有以愚直敗者也
何也彼智巧之士其精神智慮密于謀身而至於謀國則疎其機械權
術工於傾人而至於律己則拙此愚直之反也設使人而愚直有道如
矢無道如矢則天下之事惟其力之所長長短大小未有不可成者即
不能成未有壞而不可救者奈何謂無乎贊不能明其所以而第以猶
勝奸爲對則亦未知愚直之所以益而姑爲謙退之辭耳故曰皆非也
孫鑛曰今欲爲國家圖久安其道多端願要領莫先於登材賢掌銓掌
憲皆執官人柄者也今治機方啓自非甚卑陋者靡不砥礪其行節是
故必以抗上爲高不趨時爲潔長孺怯無禮餒矣夫莫難培者士氣氣
既奮則何職不可舉然或不能無爭先貴得意又往往馳于職外是必
得素無偏黨者持之斯勵翼底績故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不然疾徐